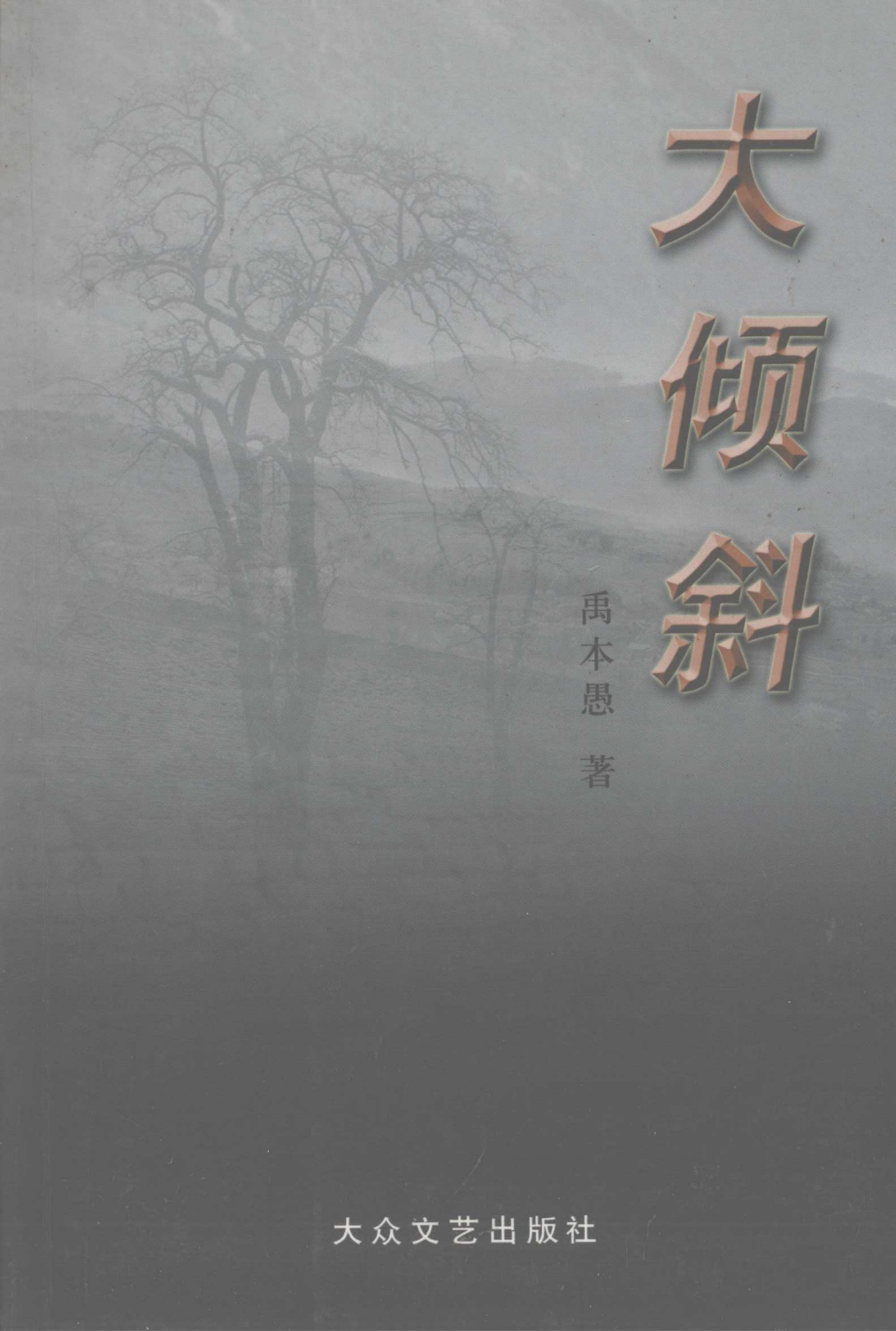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大 倾 斜

禹本愚
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大 倾 斜

禹本愚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倾斜 / 禹本愚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06. 4

ISBN 7-80171-423-7

I. 大… II. 禹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77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18812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: 100007)

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mm×1168mm 1/32 11 印张 210 千字

2006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1—3000 册

ISBN 7-80171-423-7/I·297

定价: 26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。

目
录

- 一、斜子登台 / 1
- 二、相亲历险 / 15
- 三、悠哉游哉 / 24
- 四、袁先出计 / 40
- 五、斜子哭坟 / 53
- 六、旋风无情 / 62
- 七、炸弹风波 / 78
- 八、假戏真演 / 93
- 九、斜子当官 / 103
- 十、衣锦还乡 / 121
- 十一、苦中作乐 / 141
- 十二、牢狱惊魂 / 148
- 十三、迷谷重返 / 162
- 十四、阴差阳错 / 186

十 五、啼笑皆非	/ 204
十 六、溜之乎也	/ 214
十 七、柔情似水	/ 232
十 八、奇闻奇事	/ 242
十 九、倒鸾颠凤	/ 268
二 十、五叔使计	/ 289
二十一、喜从何来	/ 300
二十二、出奇制胜	/ 319
二十三、峰回路转	/ 330
二十四、夫唱妇随	/ 343

一、斜子登台

豫西伏牛山中，有一个叫裂口的村庄，坐落在老草山半腰的山口上，云盖不住，树遮不住，远看像贴在天边的一幅画。

裂口村的房舍、街巷都是倾斜的。原因是老草山本身就是连绵大山中一座罕见的大斜坡。既非坐北向南，又非坐西向东。

大山不正小村斜，连村上的人也有不少驮背和鸡胸的。村里有个叫王斜子的，会唱戏，挂在他嘴边的戏文是——

张驮提篮去探亲，

李驮王驮随后跟。

赵驮看见哈哈笑，

原来世人无直人。

可见裂口村隆背凹胸人之多。

有个会看风水的先生，常在山下别村看阴宅阳宅，就是不到裂口村摆罗盘。他说裂口村是个地不方天不圆的地方。有人问：“这是为何？”他说：“本来嘛——十村九歪斜，十人九不正，裂口不过更甚一些。”再深究，他就摇头晃脑，神神鬼鬼地哼唧：“中国人讲平仄。平就是平坦，仄就是歪斜。古人云：平仄平平仄，仄平仄平平……这有仄就有平，有平就有仄……”

岂得人一头雾水。

从裂口村往山下瞧，就像从南天门上看人世，只能看见两个不像村子的石头寨：天边那个村叫张湾，右边那个村叫李湾。再往下，雾腾腾的，烟蒙蒙的，就是离开裂口村老远老远的人域了。老草山背后是山环套山的大山，环环套套的不知到了什么地方。

老草山因为倾斜面太大，夏天不留雨水，草多树不长。秋天草叶黄了，庄稼霉死了。“小谷子枯，豆子黄，玉米地里藏不住粮。”裂口村是个不打粮食的鬼地方。

对于裂口村，巷斜，道斜，地无三尺平，村民们早习惯了。他们世代像蚂蚁一样居住在这里，生生灭灭。家是土房，地似片席。天天出村进村，没有一个想过和江山社稷有什么关系。五八年，有一支地质勘探队路过这里，队长扔下一句话：“这个村子怎么看怎么不顺眼，都斜楞着哩！”大伙想在这

扎个基地，迟疑一会儿，又拔起帐篷、掂仪器走了。

村里人听这话不对劲。于是有一位文化人出来指点了。他叫袁先儿，曾在山下当过教书先生，也略懂阴阳风水，斯斯文文，说话有理有据。不少人还信得过他。他作了个招呼大家的手势，正晒暖的人慢慢围拢过来。他压低声音，神秘地告诉大家：“喂，你们谁闯过世面？你们谁见过中国大地图？我告诉你们说，不只是咱们老草山裂口斜楞着，咱这个大中国都倾斜着，西边高，东边低，斜得大江大河往下流……世界少有……。”

大家惊得“啊”了一声，说不出话来。

袁先儿后来为这句话差点弄了一顶“坏分子”的帽子自个戴着。

斜也罢，歪也罢，沓兑也罢，裂口村总算是个村，有村就有政府。裂口村的政府叫村公所，后来叫大队革委会，下辖裂口村、张湾和李湾。

革委会主任叫龚肯。龚肯此人很有些来历，婴孩儿时，母亲抱着他在院子里歇凉，将刚满月的他放在捶布青石上回屋里拿扇子，夜风推开门，进来一只老狼，咬着婴孩的脖子就往外跑。谁知风又把门关上了。老狼猛跳院墙，由于口叨不紧，将婴孩掉下来——滚在地上。家人抱起婴孩，赶忙杀了一只鸡，把鸡屎皮贴到他的喉咙上，止着流血，救了他一命。后来落了

个名儿叫狼啃，后叫小啃，又叫龚肯。

龚肯两个月就换掉了乳牙，长出了门牙和犬齿，且锋利无比。母亲乳汁不足，被他吸得像两只空袋袋，他仍抓住不松，狠上来，竟咬得一个乳头鲜血淋淋，剩了半粒。这也是龚肯得名的另一个原因。

龚肯性格如狼。十岁时帮母亲在井口石台上磨剪子，不小心剪刀掉进井里，母亲揍了他一顿。他一气之下就把张湾的辘辘扛来，架在井上，车了一天一夜水，硬把一个人多深的井水抽干，跳进井底淤泥中把剪刀摸了上来。

龚肯十五岁冬天，带领村上三位小子，一夜打死了裂口、张湾、李湾十三条狗。村里人从门缝里恨的咬牙切齿，不敢出声。十六岁那年他又伙同这几个小子，一夜砍伐老草山仅剩下的栎树林，拉到城里换了钱花。公安局追查，他逃进深山，两年后竟又活着回来。

小树又长起来了，村里人不敢不忘掉此事。龚肯当了兵进了部队。在部队上他与首长谈心，讲了“啃”这个名字的来历。首长夸他：“龚肯虽没有文化，但为人诚恳，有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，本质是好的。”

龚肯入了党，在部队钻了六年深坑道，炸了六年石头，升至班长、副排长，正要被提拔，有人发现他暗地私藏雷管，准备回乡后另作他用，被提前复员回乡。回家乡张湾以后，当了村支部副书记三年，憋得七窍冒烟。趁文化大革命，逼老支书

提前退位，坐了上裂口村革委会主任的交椅。

裂口村太穷了，龚肯也太穷了。穷得一天到晚两顿稀饭。村里人一年到头一大半日子都瘪着肚子。个个瘦得神仙一般。

龚肯一年前建房时，夯高的土山墙倒了，摔死了夯墙的老爹。龚肯用草帘一卷，把老爹跟病死的母亲合葬一处。他独身一人，铺盖一挟从张湾搬到裂口村大队部。常言穷则思变，变得最快的办法是打富济贫。打富济贫是中国的传统的革命法则。可裂口村没有富户，大伙都穷得叮当响呀。他只有两只肩膀抬一张嘴，东家吃一顿，西家喝一顿，凑合着对付肚子。

兔子饿极了也咬人，何况他是龚肯。

文化大革命叫他眼发红。他思忖：国家搞大革命，咱自家小命咋革？

当个主任天天混饭吃，不混就饿死，这是什么主任？这不是长法！他狠起来，牙咬的蹦蹦响。“日他娘，号召号召！”

龚肯召集群众大会，在会上讲话：“老少爷们，革命群众们，现在山下正在干啥哩？就是——文化大革命。裂口村大队革委会成立后，我就从张湾搬到裂口来往，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，是文化大革命一个坚强地转折！大家都要支持革命，对我龚肯大力支援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饥的慌。我欢迎大家支持新生力量。支持的东西不限多少，也不分品种，玉米、绿豆都行……还有红薯粉疙瘩。时间不论早晚，不分先后……要是我睡觉了，隔墙搭过来也行……我对大家表示

……表示极大的鼓舞！”

他讲得动听极了。会场上响起一片吃吃吃的笑声。龚肯很生气。笑什么他不知道。他在部队生气了就在深洞里放炮，在家生气摔碗，眼下生气了就骂娘。

“日你娘亲，我说错了吗？”

台下笑的更厉害了，有的低着头笑，有的对着脸笑，有的手捂着肚子，要尿裤子了。

龚肯朝台下扫了一眼，发现一个瘦老头也在笑，就走下台把他拽了出来。

此人是袁先儿。袁先年约六旬，白发稀疏，浑身难有几斤肉，似一束干柴。他被龚肯一推，就蹲在地上。

“呸，你这个坏蛋，革命就是打倒你这个骗子！你还讲啥子阴阳！”

“阴阳？我是从书上看的。”

“什么书？”

“就是你们搜走的，毛……泽东选集。”

“你乱编！”龚肯踢了他一脚，袁先儿狗样叫了一声。

有人呼口号：“横扫阴风，保卫红旗。”

龚肯高兴了，又开始训话：“山下都闹烘开了，咱这裂口也要闹烘。我就带这个头。先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再搞抓革命促生产。从今后，谁开会来晚，谁上工磨蹭，就是个大孬种！你们没听说吗？人家阿尔爸爸（阿尔巴尼亚）的书记霍查

还纺花（访华）哩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前排有人问。“纺啥子花？”

龚肯大声说：“纺花（访华）嘛，就是要织布。”

台下哄的一声，笑得炸开了锅。

龚肯很难堪，站立不是，顿时火冒三丈，骂人也升了格：“谁再笑我日他亲奶！”

全场顿时没了声，静的落根针都能听见响儿。

正在这时候，村外是谁唱起了山梆戏，悠悠扬扬，怪里怪气，顺风传来。嗨，这裂口村还真有人才哩。

日头出来哪个一盆花，

一照照到那个南山洼。

南山洼里铁轱辘沟哇，

戏台子搭的圆周周哇。

没有台子那个靠崖子，

不抢场子那个靠膀子。

……

龚肯一抬眼，见村口出现个“游荡鬼”，头上戴顶五冬六夏都不愿扔的破毡帽。身披开怀旧夹袄，敞露着肉胸和肋巴。特别与众不同的是他肩扛一根阉猪的龙杖，趿拉着鞋，好象一条腿长，一条腿短，走着一高一低，朝一边斜，那斜法快斜到

沟里了却总斜不到沟里。仔细瞧，他身子轻便，行若奔马。

龚肯冷笑一声，心里骂道：“奶奶个X，我开会，你连假也不告，非治治你不可！”就喊道：“你过来——”。

此人是谁？不用说是王斜子。

龚肯提高腔：“王——斜——子。”

王斜子应道：“今儿弄啥哩？唱戏？”

“是唱戏，你来唱个丑吧！”

“来了！来了！”

王斜子龙杖一点，上了石台子。

这石台子王斜子很熟悉，五八年开山炸石轰走了半个崖头，留下这个平台当了戏台。他不知在这个戏台上唱过多少回了，今儿个咋没请他就开场了？

王斜子拱手道：“这戏台上咋不拉个布档子？今个打算唱那一出戏？”

龚肯脸一黑丧：“唱《走麦城》。你说说你咋走资本主义道路吧！”

“资本主义？”

龚肯夺过龙杖，捣了他一下脑壳：“搞资本主义复辟！”

“搞？我没搞过呀！”

“王斜子，你个戏皮子！”台下站起龚肯一个小把子，嚷道：“今儿个你不倒倒嗓子，跟你拉不倒！”

“对，不拉倒！”台下举起几双手臂，呼声很响。

乖乖，王斜子揉揉眼，今儿个不像是唱戏哩，也不是大伙戳逗着玩，看来要犯大事。往日在这上面唱戏，戏唱不好，有人朝台上扔桐油果，石头蛋蛋。溜号就算了，今儿个可溜不了啦！

“唉……我，我来说那一段呢？”

“检讨罪行！”

“我的爷，台好上可难下呀！”

龚肯窜过来探着他耳朵：“想下台就乖乖交待！你是搞……资本主义的变种！”

王斜子头懵了，心想：“搞……搞，龟孙子知道咋搞？”

“哼，你不是会溜嘴皮子吗？今儿个给我用在检讨上！”

王斜子听罢眼睛一亮，趋前一步，甩一下袖子，撩一下衣襟：“好！有了，大伙不听俺唱，一定要听俺检讨，俺就慢慢道来……”

台下鸦雀无声，人们洗耳恭听。

王斜子念道：“俺，叫斜子，自幼唱戏为业，祖传一手劊猪手艺，走南闯北挣两小钱！那天，俺肩扛龙杖，路过铁轱辘沟口，见一二八少女端坐草庵之前，面如桃花，口若樱桃。俺遂生歹意，借拿针挑刺之机将她调戏……。”

哈哈……，听了他念的戏文，台下起了笑浪。

“不料该女子不从，喊来邻舍要将我扭送官府。家父赶来又将我狠打一顿……”

“该！该！你这个坏蛋！”台下人喊着。

“她是谁？谁家女子？”

王斜子念道：“俺斜子没搞过啥坏事，求政府将俺宽大处理。皆只为这女子不是别人，乃俺亡故妻子王氏！”

原来他讲的是跟过去的媳妇自由恋爱的事。

“啊啍……哈哈……”台下笑成了一锅粥。人们东倒西歪，你把唾沫喷到我头上，我把呵声灌到他脖里。会场像刮起了一阵旋风，谁也管不了啦。

龚肯扬起巴掌，“啪”的一记耳光甩在王斜子脸上。台下大伙都觉得脸上热辣辣的，又平静下来。

龚肯吼道：“王斜子，你搞资本主义去劊猪，自个挣钱往腰包里装，这是社会主义吗？今天是斗争会，知道不知道？你再念戏词，把你的牙打掉！”

“俺说的也是赖事。”王斜子自知情况不妙，汗从额头渗了下来。

“搞自己老婆算赖事？拉到街上搞也没人管！”台下人说。

“少糊弄革命群众！”龚肯一脚踩碎了龙杖，“都学你下山劊猪，地里活谁干？”

王斜子哆哆嗦嗦答道：“我要不劊猪，家家老母猪能带一群猪娃。”

龚肯跳了起来，脸气得发紫，像猪肝：“你敢犟嘴，我叫你……叫你坐飞机。”

事先准备好的两个小子跳上来，亮出从山下学来的绝招，一左一右扭住了王斜子的两只胳膊，往后一拧，往上一提，架了起来。

王斜子疼的哎哟了一声：“轻点，轻点，我这辈子还没有坐过飞机哩！”

“叫他炸开翅膀！”龚肯不解恨，喊道。

“飞机”亮翅了，王斜子的胳膊拧成了麻花，腰成了芝麻虫，屁股蹶到天上了。汗珠滴在石头上吧嗒吧嗒响。

坐飞机的味儿真不好受。王斜子实在憋不住了，猛地一跳，像头发怒的狮子，从两双大爪下挣脱了。接着他攥起一对斗拳，对准两边人的胸膛，噔噔起来。两人不及防备，如同菜瓜一样咚地倒下了。

“你打人！你敢打人！”龚肯冲过来。

王斜子迎上去：“我没打人！”

龚肯：“你敢说没打人！”

王斜子晃着拳：“我就是没打人……你叫我坐飞机，我这飞机……会，会下炸弹（蛋）！”

台下人闻听又狂笑起来：“嘻嘻嘻……呱呱呱……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“哧——流——”一声，王斜子也笑乐了。他嘴里窜出那口口水，喷到倒地人的脸上，那汉子眨巴眨巴眼，望望天，还以为下雨哩。

龚肯醒悟过来，发疯地扑在王斜子身上，又踢，又打，又咬。王斜子只得抱着头，曲蜷身子当死猪。

揍够了，解了恨，龚肯一阵得意，又发话演讲：“往后，谁弃农经商就挨揍，大伙听清楚了没有？”

“听清楚了，就是不知道什么是弃农？”台下有人问。

龚肯清了清嗓子：“你他娘的，连这也不懂？弃农嘛……就是欺负农业！”

台下又轰笑起来。

龚肯全然不顾，一个劲讲：“文化大革命大火烧起来，跟点火拉荒一样，一烧几道岭，我是公社革委任命的主任，裂口村搞运动我说了算，王斜子剝猪经商，欺负农业，就要把他打倒在地……”

日斜了，会散了，人走空了。

戏台上就剩下两个人，袁先儿和王斜子。

袁先儿说：“斜子，咱回家吧！”

王斜子松开抱着头的手，朝左右忽闪几下眼皮：“都走了？”

袁先儿：“走了。你能动弹吗？那会儿看你快没气了。”

王斜子：“我好比河里的蚂鳖，捶几通，跺几脚，不会扁，不会烂！”

“唉，这年头就得是蚂鳖！”